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啟超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 代 學 術 概 論

梁 啟 超 著



國 學 小 叢 書

第一集一千種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啟超著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ESSAYS ON PHILOSOPHY OF TSING
DYNASTY

By

LIANG CHI CHAO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方震編歐洲文藝復興史既竣，乃徵序於新會，而新會之序，量與原書埒，則別爲清學概論，而復徵序於震。震惟由復古而得解放，由主觀之演繹進而爲客觀之歸納，清學之精神，與歐洲之文藝復興，實有同調者焉。雖然，物質之進步，遲遲至今日，雖當世士夫大聲以倡科學，而迄今乃未有成者，何也？

且吾於清學發達之歷史中亦有數疑問：

一、耶穌會挾其科學東來，適當明清之際，其注意尤在君主及上流人，明之后，清之帝皆是也，清祖康熙，尤喜其算，測地，量天，浸浸乎用之實地矣。循是以發達，則歐學自能逐漸輸入，顧何以康熙以後，截然中輟，僅餘天算，以維殘壘？

二、致用之學，自亭林以迄顏李，當時幾成學者風尚。夫致用云者，實際於民生有利之謂也。循是以往，亦物質發達之門，顧何以方向轉入於經典考據者，則大盛，而其餘獨不發達，至高者，勉爲附庸而已？

三、東原理欲之說震古礫今，此真文藝復興時代個人享樂之精神也。「遏欲之害，甚於防川」茲

言而在中國，豈非奇創。顧此說獨爲當時所略視，不惟無贊成者，且并反對之聲而不揚，又何故？

四，迨至近世，震於船堅礮利，乃設製造局，譯西書，送學生，振振乎有發達之勢矣。顧今文學之運動，距製造局之創設，後二十餘年，何以通西文者，無一人能參加此運動？而變法，維新，立憲，革命，之說起則天下翕然從之，奪格致化學之席；而純正科學，卒不揚？

此其原因有原於政治之趨勢者，清以異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學，必遭時忌，故藉樸學以自保。此其一也。康熙末年，諸王相競，耶穌會黨太子，喇嗎黨雍正，（此言夏穗卿先生爲我言之）既失敗於外，又遭讒於羅馬，而傳教一事乃竟爲西學輸入之一障害。此其二也。有原於社會之風尚者，民族富於調和性，故歐洲之復古爲衝突的，而清代之復古，雖抨擊宋學，而憑聖經以自保，則一變爲繼承的，而轉入於調和，輪廓不明瞭。此科學之大障也。此其三。民族尚談玄，藝術一途社會上等諸匠人，而談空說有者，轉足以自尊。此其四。今時局機運稍稍變矣，天下方競言文化事業，而社會之風尚，猶有足以爲學術之障者。則受外界經濟之影響，實利主義興，多金爲上，位尊次之，而對於學者之態度，則含有迂遠不適用之意味。而一方則談玄之風，猶未變，民治也，社會也，與變法維新立憲革命等是一名詞耳。有以異乎？無

以。異。乎。此。則。願。當。世。君。子。有。以。力。矯。之。矣。

民國十年正月二日

蔣方震

自序

(一) 吾著此編之動機有二：其一，胡適語我，晚清「今文學運動」於思想界影響至大；吾子實躬與其役者，宜有以紀之。其二，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覺泛泛爲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乃與約，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萬言，篇幅幾與原書埒。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脫稿後，只得對於蔣書，宣告獨立矣。

(二) 余於十八年前，嘗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刊於新民叢報，其第八章論清代學術，章末結論云：

「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爲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葱葱鬱鬱，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

又云：

『有清學者，以實事求是爲學鵠，饒有科學的精神，而更輔以分業的組織。』
又云：

『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捲而縲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此現象誰造之？曰：社會周遭種種因緣造之。』

余今日之根本觀念，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惟局部的觀察，今視昔似較爲精密。

且當時多有爲而發之言，其結論往往流於偏至——故今全行改作，採舊文者什一二而已。

（三）有清一代學術，可紀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在前半期爲「考證學」；在後半期爲「今文學」；而今文學又實從考證學衍生而來。故本篇所記述，以此兩潮流爲主，其他則附庸耳。

（四）「今文學」之運動，鄙人實爲其一員，不容不敘及。本篇純以超然客觀之精神論列之，即以現在執筆之另一梁啓超批評三十年來史料上之梁啓超也。其批評正當與否，吾不敢知；吾惟對於史

料上之梁啓超力求忠實，亦如對於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實而已矣。

（五）篇中對於平生所極崇拜之先輩，與夫極尊敬之師友，皆直書其名，不用別號，從質家言，冀省讀者腦力而已。

（六）自屬稿至脫稿，費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雜誌應期出版，更無餘裕覆勘。舛漏當甚多，惟讀者教之。

民國九年十月四日

梁啓超識

第二自序

(一) 此書成後，友人中先讀其原稿者數輩；而將方震林志鈞胡適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說增加三節改正數十處。三君之說，不復具引，非敢掠美，爲行文避枝蔓而已。丁敬禮所謂：『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謹記此以誌謝三君。

(二) 久抱著中國學術史之志，遷延未成。此書既脫稿，諸朋好益相督責。謂當將清代以前學術一併論述，庶可爲向學之士省精力，亦可喚起學問上興味也。於是決意爲之，分爲五部：其一，先秦學術；其二，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其三，隋唐佛學；其四，宋明理學；其五，則清學也。今所從事者則佛學之部，名曰「中國佛學史」，草創正半。欲以一年內成此五部，能否未敢知；勉自策厲而已。故此書遂題爲中國學術史第五種。

(三) 本書屬稿之始，本爲他書作序，非獨立著一書也；故其體例不自愜者甚多。既已成編，卽復怠於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學術史」而名曰「清代學術概論」。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簡陋也。五部完成

後，當更改之耳。

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啓超記

清代學術概論

一

今之恆言曰「時代思潮」此其語最妙於形容。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嚮；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始焉其勢甚微，幾莫之覺；寢假而漲——漲——漲，而達於滿度；過時焉則落，以漸至於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我國自秦以後，確能成爲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

凡時代思潮，無不由「繼續的羣衆運動」而成。所謂運動者，非必有意識，有計畫，有組織；不能分爲誰主動誰被動。其參加運動之人員，每各不相謀，各不相知；其從事運動時所任之職役，各各不同；所採之手段亦互異。於同一運動之下，往往分無數小支派，甚且相嫉視相排擊。雖然，其中必有一種或數

種之共通觀念焉，同根據之爲思想之出發點；此種觀念之勢力，初時本甚微弱；愈運動則愈擴大，久之則成爲一種權威。此觀念者，在其時代中，儼然現「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傳捍衛爲己任，常以極純潔之犧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權威漸立，則在社會上成爲一種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爲嗜；若此者，今之譯語，謂之「流行」；古之成語，則曰「風氣」；風氣者，一時的信仰也；人鮮敢嬰之，亦不樂嬰之，其性質幾比宗教矣。一思潮播爲風氣，則其成熟之時也。

佛說一切流轉相，例分四期，曰：生、住、異、滅；思潮之流轉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啓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蛻分期，「異」四、衰落期，（滅）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其發展變遷，多循斯軌。啓蒙期者，對於舊思潮初起反動之期也；舊思潮經全盛之後，如果之極熟而致爛，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則反動不得不起；反動者，凡以求建設新思潮也；然建設必先之以破壞，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於破壞，而建設蓋有所未遑；所謂未遑者，非擱置之謂；其建設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間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謂「開國規模」者然；雖然，其條理未確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乘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恆駁而不純；但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此啓蒙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生」相於是。

進爲全盛期；破壞事業已告終，舊思潮屏息潛伏，不復能抗顏行，更無須攻擊防衛以糜精力；而經前期醞釀培灌之結果，思想內容日以充實；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門戶堂奧次第建樹，繼長增高，「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爲好尚，相與淬厲精進；闕冗者猶希聲附和，以不獲廁於其林爲恥；此全盛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住」相，更進則入於蛻分期；境界國土，爲前期人士開闢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只取得局部問題，爲「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應用之於別方面；於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時之環境，必有以異乎前；晚出之派，進取氣較盛，易與環境順應，故往往以附庸蔚爲大國；則新衍之別派與舊傳之正統派成對峙之形勢，或且駸駸乎奪其席；此蛻化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異」相，過此以往，則衰落期至焉；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衆；陳陳相因，固已可厭；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溶發無餘；承其流者，不過摭摭末節以弄詭辯；且支派分裂，排軋隨之，益自暴露其缺點；環境既已變易，社會需要，別轉一方向；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而豪傑之士，欲剋新必先推舊，遂以彼爲破壞之目標；於是入於第二思潮之啓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終焉；此衰落期無可逃避之運命，當佛說所謂「滅」相。

也。
吾觀中外古今之所謂「思潮」者，皆循此歷程以遞相流轉；而有清三百年，則其最切著之例證也。

二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爲其職志者；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而歐洲當「文藝復興期」經過以後所發生之新影響，則我國今日正見端焉。其盛衰之跡，恰如前節所論之四期。

其啓蒙期運動之代表人物，則顧炎武、胡渭、閻若璩也。其時正值晚明王學極盛而敝之後，學者習於「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理學家不復能繫社會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矯之，大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經；而若璩辨僞經，喚起「求真」觀念，渭攻「河洛」掃架空說之根據，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同時對於明學之反動，尙有數種方向：其一顏元、李塉一派，謂「學問固不當求諸瞑想，亦不當求諸書冊，惟當於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劉獻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處亦略近於此派。其二黃宗羲、萬斯同一派，以史學爲根據，而推之於當世之務；顧炎武所學，本亦具此

精神；而黃萬輩規模之大不逮顧，故專向此一方面發展；同時顧祖禹之學，亦大略同一逕路；其後則衍爲全祖望章學誠等，於清學爲別派。其三：王錫闡梅文鼎一派：專治天算；開自然科學之端緒焉。此諸派者，其研究學問之方法，皆與明儒根本差異；除顏李一派中絕外，其餘皆有傳於後；而顧閻，胡尤爲「正統派」不祧之大宗。其猶爲舊學（理學）堅守殘壘效死勿去者，則有孫奇逢，李中孚，陸世儀等；而其學風已由明而漸返於宋；卽諸新學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跡猶不少；故此期之復古，可謂由明以復於宋，且漸復於漢唐。

其全盛運動之代表人物，則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統派。試舉啓蒙派與正統派相異之點：一，啓蒙派對於宋學，一部分猛烈攻擊，而仍因襲其一部分；正統派則自固壁壘，將宋學置之不議不論之列。二，啓蒙派抱通經致用之觀念，故喜言成敗得失經世之務；正統派則爲考證而考證，爲經學而治經學。正統派之中堅，在皖與吳；開吳者惠，開皖者戴。惠棟受學於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而王鳴盛，錢大昕，汪中，劉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學於江永，亦事棟以先輩禮；震之在鄉里，衍其學者，有金榜，程瑤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輦，春喬——等；其教於京師，弟子之顯者，有

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念孫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孫引之最能光大震學，世稱戴段二王焉。其實清儒最惡立門戶，不喜以師弟相標榜。凡諸大師皆交相師友，更無派別可言也。惠戴齊名，而惠尊聞好博，戴深刻斷制，惠僅「述者」而戴則「作者」也。受其學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異。故正統派之盟主必推戴。當時學者承流向風，各有建樹者，不可數計；而紀昀，王昶，畢沅，阮元輩，皆處貴要，傾心宗向，隱若護法，於是茲派稱全盛焉。其治學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爲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逸，等等；而引證取材，多極於兩漢；故亦有一「漢學」之目。當斯時也，學風殆統於一；啓蒙期之宋學殘緒，亦莫能續；僅有所謂古文家者，假「因文見道」之名，欲承其祧；時與漢學爲難；然志力兩薄，不足以張其軍。

其蛻分期運動之代表人物，則康有爲、梁啓超也。當正統派全盛時，學者以專經爲尙；於是有莊存與始治春秋公羊傳，有心得；而劉逢祿龔自珍最能傳其學。公羊傳者，「今文學」也；東漢時，本有今文古文之爭，甚烈；詩之毛傳，春秋之左傳，及周官，皆晚出，稱古文，學者不信之；至漢末而古文學乃盛；自閻若璩攻僞古文尙書得勝，漸開學者疑經之風，於是劉逢祿大疑春秋左氏傳，魏源大疑詩毛氏傳，若周